

新冷戰時代之中美關係

第七屆南南論壇2020年7月10日（香港時間8.30pm-11pm）

論壇前交流第一回合

問題

1. 薩米爾·阿明談到了資本主義的內爆。關於資本主義的崩潰看起來有過太多的「預言」，然而災難資本主義似乎還在加劇兩極分化、讓邊緣人口遭受苦難和淘汰的基礎上繼續。您是否認為當前疫情大爆發、經濟衰退和氣候變化導致接下來情況的演變以及人民的反應，是全球、區域和國家秩序的轉折點？會以什麼方式發生？
2. 您認為中美新冷戰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在當前的歷史形勢下，您覺得它對兩國乃至全球會有什麼影響？
3. 對這些問題有許多批判性的分析，但您怎麼看不少不起作用所謂的「另類選擇」，您覺得應該在全球、區域、國家或地方各級如何尋求另類選擇，例如在金融、經濟、去殖民化、去增長、去核化、再本地化等等方面？
4. 您對於另類的理論、實踐、政策、策略的主張的要點是什麼？
5. 您對本群組其他成員的分析或建議有何意見？是否同意？為什麼？

Michael Hudson邁克爾·赫德森 (2020-06-15)

新冠病毒只是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的催化劑而已。當時間來到2020年時，美國經濟已進入奧巴馬大蕭條12年。我之所以使用這個詞，是因為他在2008年（甚至在2009年上任之前）做出了一個決定，導致後患無窮，即不把垃圾抵押貸款債務（主要是欺詐性債務）轉回，以回到支持現實的房價和債務人的支付能力。相反，他將債務記在賬上，允許甚至鼓勵銀行取消1000萬美國家庭（主要是少數族裔）的贖回權，並將止贖房產的所有權轉讓給非自主的華爾街業主以供出租。奧巴馬也拒絕起訴銀行家。相反，他通過4.6萬億美元的量化寬鬆政策和美聯儲的大規模支持來拯救金融市場。

因此，2008-2020年的GDP增長僅僅只涉及到美國人口的5%。剩下的95%都縮水了。經濟兩極分化，因為上層階級的財富是由房地產食利階級以犧牲勞動和工業為代價獲得的。我在我的書《殺死主人》中描述了這種發展變化。

這是資本主義嗎？這並不是馬克思所描述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雇主們通過雇傭有工資的勞動力以加價出售商品來賺取利潤。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來，世界經濟已從工業資本主義向金融資本主義轉變。馬克思確實描述了這種發展變化。

也就是說，美國霸權的驅動力又增加了一個明顯的層面。它不僅支持金融資本主義，而且支持壟斷資本主義——想把所有的壟斷權集中在美國手裡，而且阻礙外國發展和自給自足，包括從糧食到石油和能源、信息技術和通信，再到原子能。從第三世界國家的糧食生產者到IT創新者，美國都在行使霸權，傷害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

美國外交正迫使其他國家在美國和非美國的能源、信息技術、食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供應商之間做出選擇。最重要的是，對美元化的美國金融體系，包括SWIFT（來自美國的歐盟殖民地）。在這一點上，有效的做法是統一世界其他地區，使自己免受美國制裁擾亂他們生產過程的威脅。金融主權的關鍵是要擺脫美國銀行業和SWIFT系統。

對此，美國的反應是秘密暗殺和公開軍事威脅相結合。

如何推動另類的全球化道路？首先，現有的債務管理費用需要被減記：一筆勾銷。從以外幣計價的政府債務，以及沒有合理計算支付能力的「垃圾貸款」開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貸款、美國對外援助貸款。

這將不包括抵押貸款債務，因為這對非自住業主是一個免費的午餐，他們通過賒購房產獲取資本收益。無論如何，取消債務需要遵循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稅收政策。

需要制定一項基本法：如果債權人向債務人提供貸款或提出財務索賠，而債務人沒有合理的支付可能性——不沒收財產或在經濟脅迫下出售資產——則該貸款被視為欺詐性貸款，並應該被撤銷。

傳統的稅收主要是針對經濟租金收受者（1%到10%）。它是基於古典經濟學的價值、價格和租金理論，作為對經濟租金徵稅的基礎——土地租金、壟斷租金和資產價格（「資本」）收益。從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馬克思、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西蒙·帕滕，再到托爾斯坦·凡勃倫，這就是19世紀漫長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講述的一切。

為了評估經濟增長和進步，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國內生產總值覈算模式，首先是將FIRE部門（金融、保險和房地產）隔離出來，還需要衡量「經濟的負外部性」，如全球變暖、犯罪、流行病和疾病等的清除成本。

Radhika Desai (2020-06-16)

在我看來，薩米爾·阿明認為資本主義正在內爆是因為他明白資本主義正在積累矛盾。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從歷史的角度思考資本主義，而不是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式，後者也有馬克思主義的版本。

我認為他這樣做是正確的，我自己的工作也是從歷史的角度考慮資本主義。在整個新自由主義的40年里，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人們甚至可以從更長遠的視角來考慮。

自十九世紀末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那些與國家緊密結合的大型壟斷公司主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那時起，國家就越來越成為資本主義的中心，包括在國內政策方面，國家越來越多地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提供市場，無論是通過直接採購還是通過福利國家及相關的高就業政策創造高需求；在國際上，則是通過帝國主義政策。這種邏輯最終導致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資本主義秩序的三十年危機（1914-1945）中達到了頂點。此後，由於蘇維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的勝利，由於一些資本主義大國的失敗而暫時緩和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在國內仿效社會主義政策，在國外接受非殖民化而進一步發展。

這種凱恩斯主義-福利主義戰略是建立在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政治妥協基礎上的，當這些對立的利益無法再調和時（主要是因為生產率的提高使其有可能放緩），在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發生了公開戰爭。問題是，是否遵循歷史邏輯，為了人民的利益深化資本主義的社會治理，實質上向社會主義靠攏，還是在社會妥協上倒退，維護資本階級的利益。

以下是一些不同的選擇：第一種是可行的和可持續的，第二種不是。因此，當採取第二種選擇時，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就走上了一條矛盾加劇的道路。大致順序是：

- A. 新自由主義戰略不能恢復資本主義生產。相反，通過降低國內工資增長率和它可以控制的海外經濟體的工資增長率，它限制了世界需求，儘管從技術上講，增加生產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 B. 在需求有限的情況下，國內生產性投資受到限制，雖然在國外有一定的擴張空間，但也有限。
- C. 從移民和第三世界勞動力中受益或依靠降低成本的低投資部門擴大了生產，這也意味著第三世界的低工資和低價格，無論是初級商品還是輕工業生產。
- D. 這也意味著，鑒於這種資本主義的資源足跡越來越大，對環境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 E. 替代（溫和的）通貨膨脹的靈丹妙藥，這導致了影響世界經濟的通貨緊縮的死角。

- F.因此，越來越多的資金進入金融部門，在生產基礎按比例縮小的情況下尋求回報。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它們能夠獲得高利率的回報，但到了21世紀初，同樣的高槓桿金融機構自身則需要低利率的支撐。
- G.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不包括日本）的增長依賴於資產泡沫及其財富效應，這可能擴大不斷縮小的社會階層的消費。
- H.這些資產泡沫最初發生在西方以外（記得東亞金融危機），但隨著越來越多能夠維持其資產泡沫的國家保護自己不受其影響，它們開始發生在西方：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泡沫和21世紀的抵押貸款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
- I.這種食租類型的資本主義需要越來越多的國際監管，因為它越來越得不到人們的認同。
- J.在2008年最後一次爆發後，西方資本主義的選擇範圍縮小了。貿易增長加速放緩，國際資本流動從未恢復，資本主義戰爭造成移民危機，氣候變化加速，現在，這場新冠病毒——它本身就是入侵越來越多野生動物棲息地和從事工廠化農業的突破「底線」壓力的結果——已經大爆發。

我相信上面的提綱只不過是一點啓示而已。然而，這使我們更容易理解薩米爾所說的資本主義內爆是什麼意思。它正在發生。這對那些認識到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儘管中國有許多資本家）的人來說最有意義。

美中新冷戰的特點，要通過不平衡的發展和聯合發展的邏輯來理解。資本主義是矛盾的，帝國主義也是矛盾的。帝國主義是使弱國屈從於資本主義矛盾的後果的一種手段：它的商品和資本過剩，它需要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資本主義在世界某些地區的發展，使弱國在服從和抵抗之間作出選擇。許多人別無選擇只能屈從，但是，那些可以通過追求獨立工業化來抵制的國家，托洛茨基提出一個更好的詞，叫做「聯合發展」。他指的是國家支持的快速工業化發展。從19世紀末開始，德國、美國和日本對英國就是這麼做的。俄國革命之後，又增加了中國這個非資本主義的案例。第三世界工業化（有限）的成功也形成了這樣的聯合發展。

因此，世界資本主義的故事既不是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創造了一個無縫統一的世界經濟，也不是一連串「霸權主義」的故事。相反，它是資本主義強國通過自身與弱國的互補關係來維持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與那些能夠通過聯合發展來抵抗資本主義的國家之間的對抗，後者旨在建立與強國相似的關係。在這場對抗中，後一方有其自身的歷史，並導致了多元化的擴張，隨著非資本主義形式的聯合發展的出現，烏戈·查韋斯稱之為多元化。

人們可以把最近中美緊張局勢的升級稱為新冷戰，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某種類型的戰爭，冷戰、熱戰還是溫和戰，其實強國與競爭國之間始終存在某種戰爭。長期的結

果可能是多極化的更廣泛的傳播。真正的問題是短期的結果會是什麼，其中可能包括戰爭。

有一點我們可以說：除非華盛頓發生「政權更迭」，否則不太可能有談判結果。

在新老冷戰對峙繼續進行的同時，超越新自由主義核心的世界必須繼續制定和執行適合有關國家的政策。在社會、經濟、政治和生態方面，所有可行政策的關鍵是資本管制。沒有它們，就沒有辦法管理經濟。資本管制並不意味著自給自足，只意味著一國與另一國之間的關係由合法當局而不是私人權力管理。資本管制需要尊重主權，這使得許多國際問題更容易解決，包括去殖民化和無核化。

一旦這些措施到位，其餘的都是可能的，儘管這一點也不能保證。

銀行事業的公共化是第二個關鍵步驟：它允許政府確保投機不會取代生產性投資。一旦這樣做了，生產必要的東西和停止不必要的事情，將是第一要務。必須以生態上可持續的方式進行。這需要計劃。去發展不是解決辦法：減少資源足跡才是。

溫鐵軍 (2020-06-22)

在我看來，薩米爾·阿明關於資本主義內爆的觀點是一個客觀規律，這很重要。在19世紀，資本主義還處於產業資本階段的時候，因為產業資本的在地化以致資本家和工人都是有祖國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演變成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薩米爾·阿明作為一個承上啓下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更多的看到的是，資本主義在新世紀之交開始進入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

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競爭，意味著資本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跨國公司使用沒有國界限制的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資源和勞動力價格窪地，將產業鏈配置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以期獲得最大的利潤。資本主義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不可移動的生產要素包括資源、勞動力等等最終都將被資本化。馬克思當年講過，當資本把人類完成了從人到勞動力要素的異化之後，資本主義就走向滅亡。

美國金融資本全球化，特別是科技資本化和金融資本直接結合的過程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造成嚴重的社會撕裂，這個內部張力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內爆。即使美國想通過再工業化來緩解自身的兩極分化，受制於美元金融資本的利益阻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違反金融資本主義客觀規律的。針對這個階段所形成的各種矛盾，所以我先得強調薩米爾·阿明的觀點是一個客觀規律的表述，而不是一般意義的主觀判斷。

此次的新冠疫情爆發，對於已經形成嚴重張力和兩極分化的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意味著什麼呢？我以前講過疫情爆發將破壞全球化的供應鏈，因供應鏈的破壞而導致全球一體化的產業鏈的斷裂，最終導致全球化的解體。在全球化解體之後，疫情會是資本主義內爆的扳機。疫情使得階級鬥爭顯化，比如美國黑人的街頭暴動。扣動扳機導致的是這樣的一個反抗，最終還是要歸結為貧富兩極分化，是一種階級矛盾在新時代的異化的表達。

要想說清楚新冷戰，先得將冷戰這個概念做點解讀。老冷戰時候的「一個世界兩個體系」，那在客觀上是成立的。這個是和新冷戰最大的不同，新冷戰是「一個世界一個體系」。因為中國已經納入到全球化了，在中國創造大量GDP的，形成大量產能的恰恰是西方的產業資本；中國所創造的大量外匯盈餘是美元，大部分回流到美國的資本市場。與老冷戰相比，蘇聯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控制著世界上一大批叫做社會主義的國家，他的經濟貨幣化程度很低，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是兩個體系。

老冷戰也早就被毛澤東批評過了，他認為美蘇其實是兩個超級大國，並且認為美國是西方的老牌帝國主義體系，蘇聯是新的社會帝國主義體系。毛澤東提出所謂的「三個世界」理論，有點像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沃勒斯坦說的半核心，就是毛澤東說的第二世界，那些被叫做發達國家的這些國家，不是超級大國，屬於被控制的、它既有順從又得反抗，它有合作也有不合作，所謂的「兩個體系」本身已經被毛澤東解剖過了。

因為兩個超級大國中一個垮了，接著進入到後冷戰時代。面對蘇東解體後留下的大量的破產的實體資產，西方金融資本得到大肆擴張的機會。與此同時，中國則進入到最艱難的時期，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在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受到西方的一致制裁，外資全部撤離，中國被迫利用國家資本和政治主權賦權的本國貨幣來擴張經濟，並且因為對國際金融資本的管制在1998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中幸免於難。

這一階段美國在全球擴張金融化，中國則在本國擴張貨幣化和資本化。這使得美國的金融資本明白，真正的威脅是中國。從那個時候西方開始把中國列為邪惡國家，準備拿中國開刀的新冷戰其實就開始了。中國崩潰論變成了中國威脅論。於是我們把新冷戰不是放在2020年，也不是放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而是放在1999年，是因為98年中國成功的應對了東亞金融風暴，並且是堅持著國家金融主權的條件下，使得西方金融資本在中國長城面前碰壁。

由於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全盤西化，其實就是全盤照搬美國，學習美國的制度和社會科學，導致中國現在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當美國對中國發起新冷戰的時候，那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軟實力，中國幾乎無以應對。中國自身沒有任何在冷戰時

期應對老冷戰意識形態和應對老冷戰的策略，沒有經驗。因為在老冷戰階段中國不是主要矛盾，他恰恰是兩大陣營兩個超級大國都試圖要爭取的一個中間力量，雙方都不想將中國作為主要對立面。

全球化解體之後很可能出現的是全球產業的重組，變成全球區域化，或者叫做區域一體化。中國已經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戰略方向調整，那就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循環。中國現在已經具有相對比較完整的產業結構，跟美國的產業空心化很不一樣。另一方面中國幅員遼闊，空間廣大，仍然還有在國內進行亞區域整合的條件，比如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成渝經濟區等等。

其次，中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還有新基建。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更多的使用互聯網技術，用互聯網創業，工業4.0，人工智能，大數據，這套新技術的引領，在中國完成北斗衛星和5G體系，新基建仍然可以帶動引領性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

中國內部大循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鄉村振興，發展綠色經濟。中國農村的集體資源還有很大的整合空間，可以利用「綠色債券」來對應增發貨幣，形成自主的國有金融體系，就可以在即使面對美國主導的SWIFT體系的金融制裁，中國仍然可以維持一個超大型的經濟體內部的金融化和債券化過程，在向金融資本升級的這個時段上還有空間。

關於邁克爾·赫德森提到的對資本利得徵稅這個觀點我是贊同的，但是可能還需要再注意一下，現在跨國公司很多都不在美國註冊，而是在那些非稅國家或者低稅國家註冊，所以如果對這些跨國公司徵稅呢，它們就跑了。這一點在歐洲也是類似的，西方國家目前它的自由主義體制已經很難再約束這些跨國公司。這個思路是對的，但是操作起來有難度。